

一本好书



时光是一条单行道,已经走过的童年注定是无法重返的。然而有一部分人却是可以做到的,他们是儿童文学作家。他们仿佛可以再造一个童年。

陆梅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,《相逢一个个童年》正是一架肉眼可见、心灵可感的时光穿梭机。细读之,我记住了小美、启智、米莉、张有伦、麦小节、沙莎、家美

和一个个童年相逢

□ 张家鸿

这些名字,还清楚见证了他们既美好又凄凉,既愉悦又感伤的童年。

小美是富有的,她有一片山岗作为秘密领地。只要她不带任何人来这里,这里就一直是她的。“山岗上的空气好闻极了,风吹过,有缕缕艾草的清香,大片大片金黄菜花的芬芳,泥土吸足了阳光的味道。”有好闻的,还有好吃的。那种“形状似大人钩花用的细针的野草”是茅针,剥开后有一根绿白色的绵针,放进嘴里满口清香。

除却好闻好吃的,还有各种好玩的。与天牛、豆娘、薄翅蜻蜓、黄纹粉蝶、金龟子的逗趣与玩耍同样光照了小美的童年。

与小美一样的还有启智,他虽是别人眼中的弱智儿,但是他拥有的财富反倒是别人所没有的,快乐也是旁人可望而不可即的。草木淡淡的清香,布谷鸟

展翅翱翔的姿态、割青草喂鸡鸭的满足、捕鱼捉蟹采野菜享受,不都是他独有的吗?谁能说他“笨”或“不幸”呢?

“我”到上海奶奶家过暑假,赢得了哑女米莉的友情。暑假结束前,米莉送“我”一封用歪歪扭扭的字写成的信和一盆花。信中这样写着:“别看它不起眼,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彼岸花。彼岸和此岸,这头和那头。是不是很美?它在秋天开花,花瓣是红色的。我喜欢红色!你要好好待它啊。好好待它,它就开花。”

米莉在信中展示了自己的真诚与美好,字的不工整与花的不起眼,丝毫不影响友情的纯洁与高贵。“好好待它,它就开花。”好好珍藏着,友情就会鲜活如初。

“是的,忧伤,你有过忧伤吗,在你年少的时候?我想肯定是有吧。”陆梅如

此自问自答,我不由得重复她的话语。肯定是有。与幸福、快乐相伴相随的是无处不在的悲伤。悲伤源于成长的无法一帆风顺,一些坎坷与挫折是成长的必需。

许多时候,悲伤比快乐更多一层感染力,让人心潮澎湃、感慨万端的感染力。姐姐对小美的疏远、女孩在不同的鱼摊刮鱼鳞、“我”在霓虹灯下的迷失方向、留守女孩沙莎的孤独迷茫绝望皆让人读后备感沉重。忧伤的存在,让陆梅有更加强烈的相逢童年的冲动。

当年的童年是一种真实,而今的童年是一种梦境。身处不同的时代,生于不同的家庭,逢着不同的际遇,童年必然有千万种模样。与此同时,童年也有千万种相似。读者总能在《相逢一个个童年》中得到意外的惊喜。虽然他是我,我是我。可是,他也是我,我也是他啊。

连载

《给父亲的29封信》(一):半生敌人

□ 三毛

爸爸,今天早晨,看见你的便条和联合报夹在一起,放在我睡房的门口。我拿起来,自己的文章在报上刊出来了。你的信是看完了这篇文字留给我的。同住一幢公寓,父女之间的谈话却要靠留条子来转达,心里自然难过。

你留的信,使我眼泪夺眶而出。爸爸,那一刹那,心里只有一个马上就死掉的念头,因为在这封信里你对我说——爸爸深以为有这样一枝小草而骄傲。

等你这一句话,我等了一生一世。

这一生,自从小时候休学以来,我一直很怕你,怕你下班时看我一眼之后的叹气。当年怕听到你回家来的声音,我便老鼠似的窜到睡房,不敢出来。那些年,吃饭是妈妈托盘搬进来给我单独吃的,因为我不敢面对你。强迫我站在你面前背《古文观止》、唐诗宋词和英文小说是逃不掉的。也被你强迫弹钢琴,你再累,也坐在一旁打拍子,我怕你,一面弹一面掉眼泪,最后又是一声叹气,父女不欢而散。爸爸,你一生没有打过我,可是你的忍耐,就

像一层洗也洗不掉的阴影,浸在我的皮肤里,天天告诉我——你这个教父亲伤心透顶的孩子,你是有罪的。

你对我的期望并没有过分,只是要我平稳,以一个父亲主观意识中的那种方式请求我实行,好教你内心安然,我却无法使你平安。分别了长长的十六年,回来定居了,一样不容易见面。

那次大弟过生日,全家人吃一次饭,已婚的手足拖儿带女的全聚在一起了。你下班回来,看上去满脸的疲倦和累。拿起筷子才要吃,竟然又讲了我。口气严重地提当日报上我的文章,你说:根本看不懂!我气了,答你:“也算了!”

全家人都僵住了,看我们针锋相对。

那篇东西写的是金庸小说人物心得,爸爸,你不看金庸,又如何能懂?那日的你是很累,你不能控制自己,你跟我算什么账?你说我任性,我头一低,什么也不再说,只是拼命喝葡萄酒。一生苦守那盏孤灯的二女儿,一生不花时间在装扮上的那个女儿,是真的任性过吗?你注意过

我习惯重握原子笔写字的那个中手指吗?它是凹下去的——苦写出来的欠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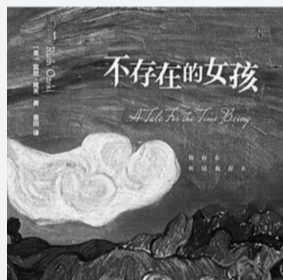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,吃完了饭,大家都没有散,我丢下一句话:“去散步!”不理任何人走了。我要整你,教你为自己在众人面前无故责备我而后悔。晃到三更半夜走得精疲力竭回家,你房里的灯仍然亮着,我不照习惯进去喊你一声,说我回来了,爸爸,我的无礼,你以为里面没有痛?

这一生,丈夫欣赏我,朋友欣赏我,手足欣赏我,都解不开我心里那个死结,因为我的父亲只是无边无涯地爱我。对我来说,一生的悲哀,并不是要赚得全世界,而是要请你欣赏我。

爸爸,你今天早晨留给我文章的评语,使我突然一下失去了生的兴趣。跟你打了一生一世的仗不肯妥协,却在完全没有一点防备的心理下,战役消失了。那个战场上,留下的是一些微微生锈的刀枪,我的假想敌呢?他成了朋友,悄悄上班去了。(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《给父亲的29封信》)

荐书台

《不存在的女孩》



《不存在的女孩》
《给父亲的29封信》
《账本里的中国》
《断章》
《账本里的大学记忆》
《账本里的乡村纪事》

这个故事通过3名女性的视角,将东方的空灵深远和西方的自由价值相结合,深入探讨作家与读者、过去与现在、事实与虚构、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关系,是一部充满高度原创性的作品,以虚实难辨的手法,直指普世共通的人性,以及所有人对于“寻找生活的意义”的渴求。

断章

在《账本里的中国》中,作者许德友讲述了真实的账本故事,感悟了70年的国家发展之路。

账本里的家事

1993年,梁顺燕的女儿出生,在那个福利分房的年代,他们申请到了一套带有简单装修的7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。

让梁顺燕印象深刻的是,女儿出生时值盛夏,天气非常炎热。丈夫那几天都在四处奔走,为家里装上了第一台空调,想给妻子一个惊喜。当年的空调供应货源十分紧张,需要凭批条购买。这台空调花费将近4000元,对许多家庭而言是当之无愧的奢侈品。

1996年,女儿已经三岁了,为了给女儿更好的居住环境,梁顺燕与丈夫决定要重新装修。最初夫妻俩的预算是10万元以内,但最后实际花费将近12万元。账本中记录着“买抛光砖7600元”,也代表着抛光砖的兴起。这次装修的最大支出是全屋造木家具6.5万元,包括造

木和水曲柳。那时,人们特别喜爱实木家具,认为其质量好、非常耐用。

账本里的大学记忆

马卫红1975年出生于山西,上世纪90年代初考上了河北省的一所大学。那时候,学费虽然不多,但生活费十分有限。为了顺利度过大学时光,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消费,于是马卫红买了个小本子记录下大学时期的生活开支。

在大学四年的时光里,马卫红和同学们很少有娱乐休闲类的支出。那时不流行下馆子,吃饭都是在食堂解决,学校的伙食费从刚上学时的一天2元到毕业时的一天5元,也算是四年间翻一番了。

当时的物价总体不高,马卫红的账本上还清楚地写着入学当年1994年的9月,交了学费500元、住宿费100元。从

家乡山西出发到河北坐的是石太线上的绿皮火车,单程车费只需要5元。

那时候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很纯粹,没有网络、手机,同学们每天都有大量时间沉浸在学习中。马卫红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就花了35元去培训班学习电脑打字,要知道,那时候一名普通大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100元左右。

账本里的乡村纪事

普光村隶属于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。它一直保留着一套完整的村级经济账本。村民在村里的收支情况、分红都完整地记录下来,账本见证了普光村的历史变迁。

村民记录的老账本是1962年至1982年的账目情况,这一套账本里主要包括了春花预分方案、早稻预分方案、年终粮食分配方案、年终经济分户方案和

年终决算总方案五个部分。

家住普光村四组的翁守荣生于1946年,曾经担任普光村的生产队会计、队长。他说,老账本的起止时间“蕴藏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两个历史性事件。“1962年起开始实行生产资料归公社、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。因此,1962年开始,大队开始记账;同样,1982年全国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我们大队也是在1983年正式分田到户,所以从1983年开始,集体账本就没有记录的必要了。”

生于1962年的施招霖是现任普光村党总支书记,他是这套老账本的“同龄人”。对于20世纪60年代时家里的情况,他只有模糊的记忆。他翻开自己出生那年的账本,上面清楚地记录着,家里到年终一共得分54.43元,这就是施招霖家1962年的全部经济收入。

(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《账本里的中国》)

账本刻录新中国